

非遗

史呈林

琴声灯影里的守望者

本报记者 翟群

7岁随父学艺,16岁登台独自挑担演唱,年近古稀的史呈林已经演了半个多世纪的道情皮影。如今的他领着20多个学徒组成的“史家班”,足迹遍布陕甘宁边界的城镇乡村,保持着每年百余场的演出场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唱到唱不动为止”。

史呈林是黄土高原上地道的农民,他的面孔混在人堆里毫不起眼。但如果你看过上世纪末的一部电影《何班主和他的情人》,或者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望长城》、《重渡大黄河》,听过其中悠扬激越的道情唱腔,那么对他的声音应该不会陌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史呈林在多部影视节目中担任配音。而借助现代媒体的传播,他的演唱也成为有着千年历史的道情皮影戏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符号。

“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甘肃环县的道情皮影以道情音乐为演唱形式,以牛皮灯影为表现形式,是国内保存较完整的原生态艺术样式,被称为“东方民间文化的活化石”。

一头驴、两口装道具的箱子、三四个人,白天赶路,晚上演出,这便是皮影艺人最原始的生活状态,被称为“一驴驮”。一本戏一唱几个小时,其中生丑净旦都由一个人唱,还要唱出

轻重缓急、喜怒哀乐、人物性情来。而史呈林一个人表演8个角色是常事,时间最长的时候要演整整一宿,被称为“吼塌窑”。

“道情皮影就好比这黄土高原上的一块石头,在完全自然的条件下风化,没有上千年的时间是成不了的。要想把这门艺术学好也需要长时间的苦练。”虽然已是国家级传承人,但史呈林对自己的艺术水准仍然精益求精,对徒弟们的要求也十分严格。

在半个多世纪的皮影生涯中,史呈林既经历过皮影艺术兴盛时的风光,也品尝过其没落时的寂寥。“上世纪末,皮影戏一度十分低迷,一年只能演十来场。演员演一场只有10元钱的收入,因此也没有人愿意学。”史呈林说。然而无论高潮还是低谷,史呈林始终坚守着这些琴声灯影里的“牛皮娃娃”(当地人称皮影戏的叫法)。他绝不允许人家把皮影戏当成“玩意儿”来看待,对于这门绝活,他怀有深深的爱意和敬意。

2006年5月,甘肃省环县道情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县里建立了环县道情皮影博物馆、环县皮影产业城展馆,把道情皮影的演艺、雕刻作为一项产业来抓,以发展经济。如今史呈林思

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年轻一辈了解和喜欢这门传统艺术,“我已经老了,我的徒弟也都是中年人,这门艺术要传承下去最终还是要靠年轻的演员和年轻的观众。”现在他几乎每个月都会去中小学校给孩子们演出,用自己的表演和讲解来宣传道情皮影。



田春鸟

六十年宝刀不老

本报记者 王立元

采访田春鸟时,他正在火车站买票,准备第二天去河北白洋淀登台演出,虽然他今年已经75岁,但这样的演出一个月总有十几场。不演出时,他也在教学,在为河北梆子的发展奔走。谈起刚刚获得的“薪传奖”,他十分激动,“这是我从业60年来得到的最高奖项,是对我一生从事河北梆子艺术以及退休15年来所做传承工作的最大肯定。虽然现在年纪大了,这一份责任和使命却更重了。”

河北梆子是河北省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剧种,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其唱腔慷慨悲壮,又高亢激越。梆子小生难唱,难在调门过高,可是田春鸟如今仍宝刀不老,只要一登台,依旧声震云天。

田春鸟1937年出生于河北蠡县大杨庄,那是一个出了名的“梆子窝”,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下,田春鸟从小就迷上了梆子。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河北省实验剧院(即河北省梆子剧院的前身)。从艺几十年来,田春鸟先后排演了《拾玉镯》、《蝴蝶杯》等60多出优秀剧目,成功塑造了李凤鸣、王玉川等众多不同时代、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

难能可贵的是,田春鸟为艺术从不计得失,他几乎和河北省内所有著名的旦角演员合作过,参演的剧目

获大奖的也不少,“辅佐了三代名伶,捧出了两朵梅花。”但他本人却没有获得过戏曲大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与河北梆子艺术家贾桂兰(艺名“小金刚钻”)同台演出过《打金枝》等剧目,其俊美的扮相、与女演员相得益彰的配合,至今仍为一些老戏迷津津乐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北的两位梅花奖得主裴艳玲、张惠云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1984年,时任河北省梆子剧院一团书记的他为了陪裴艳玲演《钟馗》,放弃排演以自己为主的小生戏《周仁献嫂》。戏迷替他可惜,但他并不在意,在他心中得到观众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他是大师、是前辈,但有时他还会给年轻演员配戏,甚至出演群众演员,“这样做是为了帮助这些年轻的演员尽快成长。”田春鸟说。

田春鸟认为,目前河北梆子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演员青黄不接。他从1997年退休后,经常到公园、社区、学校义务为大家演唱,扩大河北梆子的社会影响,培养了很多大学生戏迷和一批专业人才。他教学生从不收费,不管是四五岁的小娃娃还是业余的戏迷,只要请他辅导,他就尽心尽力,学生中有的成了河北梆子名票,有的拿了少儿戏曲梅花奖。

目前,田春鸟正在筹建河北梆子传承与发展促进会。他认为,现在河北



梆子有三项工作需要做:首先,要全面记录、整理、出版老一代艺术家的艺术资料,以免失传;其次,举办梆子传承人的公益巡回演出,走进学校和社区;第三,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助传承人物色接班人,并组织开办不同类型的培训班,以提高演员的整体水平。

金明春

让农乐舞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 翟群

他用3天时间学会了象帽舞,是目前全国唯一能够甩动32米长多层象帽彩带的演员;他先后收获了代表国家舞蹈最高荣誉的“荷花奖”等十几个奖项。他就是中国朝鲜族农乐舞代表性传承人金明春。

金明春出生在吉林省汪清县的一个普通村庄,由于他非常爱好文艺,吹洞箫、演小品、说相声,样样得心应手,1977年高中毕业后便加入了村里的业余宣传队,并被选派参加象帽舞培训班。“学习象帽舞时我只用3天就掌握了要领,我发现自己在象帽舞这方面非常有潜质,感觉就是为象帽舞而生的。”

金明春白天要在公社里干活,晚上又要去宣传队练节目。“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象帽就是把水瓢把柄拿掉当帽体,帽檐用纸壳充当,象帽尖顶上的连串珠是用旧算盘上的珠子串上去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金明春天天坚持训练,一练就是8年。

在平时训练、教学中,金明春一有新的想法就琢磨着设计新的动作。他在象帽舞表演形式中加入了许多现代元素,将武术、街舞和芭蕾舞等融入其中,风格新颖、独特。此外,他还创新了诸多象帽舞的动作,

如钻圈、上台阶、扫堂腿等多个高难度动作,提高了表演的观赏性。他还用铝合金专门制作了一种可以同时甩长、中、短不同长度彩带的象帽,彩带上不同的颜色,甩起来极为好看。

如今,金明春担任了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县文化馆馆长,工作的重心也更多地放在了传承和普及上。近年来,汪清县这个小县城已经建立起了30个象帽舞培训基地。金明春从中选拔出骨干,从找插象帽的感觉等最基本的动作开始教授,再由骨干深入基层培训,培养了大量的象帽舞人才和后备力量。此外,金明春还推动朝鲜族民族乐器和象帽舞走进了中小学生的音乐课。在2011年汪清县综合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上,金明春参与编排的千人大型广场象帽舞精彩上演。当1000名演员和着欢快喜庆的音乐,无数条耀眼的象帽彩带在演员们的头顶飞转时,现场数千名观众被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感染了,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金明春说:“包括象帽舞在内的农乐舞是朝鲜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劳动之余,用筷子敲打出节奏就能跳起来。它是民族的财富,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最重要的任务始终是保护和传承。现在我在搜集整理资料,包括以前用过的乐器、道具,以及老照片、视频资料等,我还打算将象帽舞编制成书籍或做成教学片,让更多的人学习、传承象帽舞。”



赵红育

守得清贫 耐得寂寞

本报记者 刘茜

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人们常常为它的精美所叹服。而提起当代苏绣体系中的无锡刺绣大师,赵红育是响当当的人物。1982年,她创制了独特的双面精微绣,因而被誉为“锡绣艺术承先启后的一位代表人物”。

何为无锡精微绣?赵红育介绍,“作品篇幅微小,内容丰富,构图精巧,绣技精湛,与一般双面绣相比,技术要求更高,难度更大,在用针、用线、用料、用色上更严谨讲究,尤其在绣制细节时,须将一根丝线分成七十至八十分之一,局部细微之处无法用笔勾勒。”如此细致,自然而然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远看的话,精微绣的立体感、层次感很强;近看作品人物的神态表情,甚至可以用放大镜去品味的每个细节。”

赵红育1973年师从无锡著名刺绣老艺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华慧贞学习刺绣,1979年调入无锡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刺绣研究和创作工作。40年的艺术生涯中,赵红育在继承传统锡绣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创新发展。如整理创作出戳纱针法一套87种;在继承传统的“切马鬃绣”的基础上创新品种“马鬃绣”;特别是首创了技艺精湛的双面精微绣。赵红育说:“这段路程是很艰辛的,需要有理论和知识的积累,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她的双面绣代表作之一《丝绸之路》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珍品收藏于中国工艺美术馆。这件绣品中共绣有21匹骆驼和24个人。在绣制骆



驼时,为体现骆驼皮毛厚实凝重的感觉,她采用了乱针绣的方法;在绣制人物的衣服及装运的丝织品时,采用平绣中的散套针法,以骆驼的皮质质感,衬托出丝绸的柔软感和光泽感;在绣制人物头戴的帽子时,同样根据帽子不同的质地,分别采用小乱针、施针、平套针、散套针、滚针、缠针等多种针法,表现皮、绸、布等不同质感。

“现代绣品实用功能消退,机绣、电脑绣的出现,也给手工刺绣带来很大冲击。”赵红育忧心刺绣技艺的传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她已陆续带出了20多名徒弟,还于去年出版了专著《实用刺绣入门》。眼下,有6名学生跟着她学习。赵红育说,完成一幅精致的精微绣作品,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从事刺绣需要悟性和潜质,同时也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细心,因此她常常告诫学生“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

在创作上,赵红育走的是高精尖的路子。她说:“刺绣的技艺流传千年,以前是生活中离不开的。如今,刺绣不仅是日用品,还是观赏品,这就要求技艺要更高超一点。传承传统的技艺,一定要提升、发展。”

徐朝兴

“传帮带”任重道远

本报实习记者 李颖

“龙泉青瓷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以来,每天都有很多讲座、介绍之类的事情要我去做,搞创作的时间就少了,但看见青瓷越来越受到各界的重视和喜爱,我作为传承人也要尽量多花点时间弘扬青瓷文化。”龙泉青瓷烧制技艺国家级传承人徐朝兴说。已经70岁的徐朝兴如今仍坚持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利用上午的3个小时进行创作,随后或是指点登门求教的学生,或是外出讲课培训,做一些经验交流。他说:“虽然辛苦了一些,可我觉得很充实!”

13岁时,徐朝兴进入瓷厂当学徒。由于表现出色,两年后被破格选入龙泉瓷厂仿古小组,是组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师从李怀德。其后5年的时间,他跟师傅学习青瓷烧制技艺。1980年,徐朝兴任龙泉青瓷研究所所长,他的技艺有了更大的进步。

龙泉青瓷产品有两种:一种是白胎和朱砂胎青瓷,称“弟窑”或“龙泉窑”;另一种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称“哥窑”。有一次,徐朝兴在北京故宫看到一个青瓷大盆,直径约40厘米。他突发奇想,如能把盆径再扩大一点,制成哥窑挂盘,必获佳绩。于是,他和同事对此进行了技术攻关并获得成功,其创作的52厘米迎宾大挂盘在全国陶瓷艺术设计评比会上荣获一等奖。他同时表示,创新必须要在传统的基础上,不能因为创新而丢了青瓷本质的东西,比如在瓷上搞绘画作为一个品种去尝试着做一下可以,但



不能把哥窑那种自然纯净、简洁古朴的气质给丢掉了。青瓷,不可以搞得太空洞。

在青瓷业做了57年的徐朝兴,尝尽人生的苦辣酸甜。“现在自己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多为社会做点事情。”作为浙江省青瓷行业协会会长,他和同事一起,每年都会组织各式各样的学习交流流动。今年8月,他们要在龙泉举办一个为期三周的陶瓷理论的专业培训班;11月,要组织一个青瓷创作设计评比。“举办这些活动,主要是希望同行特别是年轻人之间,通过切磋比武,相互学习,在竞争中有所提高。”

徐朝兴说,“青瓷的制作还要靠经验的积累,我所掌握的技艺不是我自己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作为师傅就要传帮带,我的传承工作任重道远!”他强调说,自己招徒时,除了要求有悟性,更看重人品。他不仅积极在高校免费带学生,提供学习实践的场所以,手把手地传授技艺,还出资奖励陶瓷专业成绩优异的学生。他说:“国家已经给了我很多荣誉,这次又获得‘薪传奖’,这些更是一份责任。我将在有生之年尽量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

容亚美

织锦织出一生的爱

本报记者 李珊珊

得知自己荣获“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容亚美表示是“意料之外”,她说织黎锦是自己多年的兴趣爱好,这个大奖不属于她个人,而是属于黎锦。

黎锦是海南岛的民间织锦,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堪称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黎锦制作精巧,色彩鲜艳,富有夸张和浪漫色彩,图案花纹精美,配色调和,鸟兽、花草、人物栩栩如生,在纺、织、染、绣方面均有本民族特色。2006年,黎族传统纺织染织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容亚美是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益村的一位普通黎族妇女,但她却有一双巧手和过人的织锦技艺。2006年,容亚美第一次走出黎寨,参加了“海南省首届黎族织锦大赛”,斩获唯一的一个特等奖。作为黎族传统纺织染织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她熟练掌握纺、染、织、绣技艺,为保护世界上最古老的棉纺织品种之一——黎锦的织锦技艺做出了突出贡献。

织锦,为容亚美织出了一生的爱。首先是母爱。容亚美告诉记者,自己的老母亲当年就是千家镇的织锦高手,在母亲的影响下,她从小就爱上了织黎锦,13岁便能独立完成



作品。如今,母亲已去世10余年,谈起这些往事,容亚美仍十分动情。除了母爱,织锦还给容亚美带来了甜蜜的爱情。30年前,她和丈夫的定情信物就是一副亲手制作的黎锦裙褂。如今,容亚美又将织锦技艺手把手地传授给自己的3个女儿,她对孩子们说:“妈妈的爱就在这织锦的一针一线里。”

与很多“绣娘”不同,容亚美直到今日,还一直坚持使用黎族的传统工艺,她在自家院子里种植木棉花,采摘后用脚踏式纺车纺线,染色则采用山上的野生黄姜和各种树叶,织布坚持用腰织机,最后再一针一线手工织图案……不少人问她“棉布、染料、织布机到处都有,为何不用”,她说:“用了那些材料,我们几千年的黎族织锦就变味了。”的确,黎族没有文字,而各个时期的不同织锦图案却在讲述着他们的古老故事,记录着民族的记忆。“所以我不仅教自己的女儿,还想教全寨的女孩子学织锦,这个活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我们不能忘了本。”容亚美说。

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主办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